

徐炜:书法作品遒劲端庄 清健脱俗

□ 杨蜀连



柳永 望海潮

观徐炜先生书法作品,视觉清凉,中国文字的旷涵之美与深邃的意蕴扑面而来。他书法的布局、结构以及相互映衬,在淡淡枯润间表现出他始终忠于中国传统书法的美学理念。如果基于传统书法的视觉感来认真阅读他的一幅幅小楷书法,会体味到其中蕴涵的小庭深深,幽谷奇丽,在时空里绵绵蜿蜒起伏的回荡以及悠长韵味。

徐炜先生,书法家,善楷书隶书篆书,但尤以小楷见长。

他的小楷,颜筋柳骨,修养早成,无一毫尘埃之气。细品其味,恍若涓涓细流,有婉约典雅之态。徐炜先生的书法作品,兼师传统,瘦骨润泽,浸润唐代《雁塔圣教序》之风骨,蕴含《倪宽赞》之清稳,藏《阴符经》之脉络,如清风拂面而透中国汉字的端庄静雅。当今中国,狂草、行书、篆书、隶书、楷书以及自我体各尽风骚,百态天下,但如徐炜先生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畏苍凉,精于临帖,忠于传统,写出传承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美学风格的严谨、端正、秀雅的小楷书法,清瘦硬骨,书风雅致,实属高迈而难得。

若谈岁月,徐炜先生历经浩瀚沧桑七十九载,如今年已古稀。

他五岁习书,磨砺浸润其中,终身未曾间断。正如他所言:书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必备手艺,在古代,往往一个大学问家就是一个大书法家。徐炜先生痴爱书法,用毛笔写得一手好的中国汉字,是他自幼年起一直受父亲教育与影响而形成的执念。他认为这是他读书作学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雅好令他一生在精神上受益匪浅而富足自在。“中国汉字非常美,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书法,把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来传播,来传承。”

在徐炜先生眼里,苍茫岁月,心生清凉,写出蕴藏气象独具特点的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一位书法家肩负的责任。他敬佩中国很多书法极好的大学问家与思想家,他研究他们的书法艺术与哲学思想,并从中得到启迪。“古代王羲之的博学令人钦佩,近现代诸如胡适先生的字就写得非常漂亮。于右任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的草书古雅而硬朗。”

徐炜先生的个性敦厚,为人方直,日常生活简单,善沉淀,好思考。一个善静善思之书法家,就更能心绪平穩里写出一种宁静疏淡的味道。七十多年来,他对中国书法的探究与实践一直都在前行里磨砺,他把对书法的痴爱归之于永不放。岁月与星空最终赋予他气象自心而旋绕东风,他渴望在书法艺术中得到精神的涅槃。有的时候,他对中国文字的简化体表示痛惜,那种来自古老历史积淀而散发出来的清冽香在简化字里荡然无存。所以,他坚持使用繁体字,“我一般书写喜欢用繁体字,在我眼里,只有繁体字才能体现中国文字的深度与韵味。”寒山绿苔,梧桐弄秋,他热爱古文与唐诗宋词,因而,书写的內容也常常是他内心追寻的那一种远离世俗与喧嚣的纯净境界。尽管带着诗意的野逸空灵,却也给予他身居闹市喧嚣背后偏居一隅的自在潇洒。徐炜先生不仅笔锋硬朗,他的思想也贴近中国传统文化而鲜明独特。“所以,我的书法作品写唐诗宋词,写古文,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诗词歌赋,我对无病呻吟的东西不感冒。”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深夜,展纸执笔,与文字神会。那一种伴随着寂靜之夜的安寧以及精神意象无比清晰的书写,是他最为舒暢自在的时光,情感深沉,真情淋漓。他表示自己对当下美术界某些完全脱离传统书法的变异写法不以为然,并嗤之以鼻。“至于那些求新,求奇,求怪,求异的变异写法,是不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字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书家自己是否明白?”他创作时,不仅仅注重书法字体的形态美好与端正,他更注重内容的表现。“我个人认为,脱离内容的形式,就是空洞。某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实正在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书法,提倡视觉冲击,但是,中国书法不能背离常识。中国文字的美好与韵味,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我至今坚持临帖,坚持对传统书法技术的执着,而绝不只是个书家。”

很多人喜爱徐炜的书法,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烟村梨花的端庄、清澈与疏淡。当我们常常在时光飞速孤独感倍增的时刻,感叹风过乔林何处处有知音的迷茫与惆怅时,阅尽千帆的徐炜先生早已把对中国书法的探索作为自己最为贴心的朋友与伴侣。受吴宓老师指教,徐炜敏锐的洞察力与精神诉求,让他对书法艺术的视觉感与内涵领悟交融渗透,从而踏过七十多年的岁月足迹,呈现出今日的潇洒轻灵。但他并不满足,他坦诚至今自己依然还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他期待自己写出秉承传统却自我风格突出的书法艺术。他对书法的布局、结构以及相互映衬,始终表现出忠于传统的美学理念。他写元代散曲家张可久的一首韵味深长的元曲:“青松影里,红藕香中,前机云锦重,一片银河冻……”优美朦胧,意境悠远,徐炜沉迷于这种韵味十足的曲中意象。他在书写里隐藏了自己不愿投射的锋芒,而最终运用含蓄清新的笔触赋予自己书法作品独特的笛音之美。

今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徐炜先生,面色红润,谈吐儒雅,精神矍铄的他外表看起来恍若六十多岁的人。他坦言自己除了每天习书七八个小时,每周二、五两天必到四川大学去踢两场足球。写书法与踢足球是他人生的两大爱好。很有趣的是,八九岁时,徐炜就在川大附近读书。每天放学后他就偷偷把书包藏在附近的草丛下面,然后跑到川大去看大学生们踢球。“我是四川教授足球队主要创始者之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们从未间断过,一些老教授从四五十岁已经踢球到七八十岁了。”他踢球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很惊讶他七十九岁高龄还踢足球,但徐炜先生云淡风轻地对我说:“我们足球队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教授一直在坚持踢。”1940年,徐炜先生出生于成都。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出生没几天,日本鬼子轰炸成都,我妈妈抱着我逃到盐市口的空矿之地躲避飞机的轰炸。”徐炜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家里很穷,但因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一直当文书。“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打字机,单位的公文都是由人抄写,我父亲就干这个抄写公文的文书工作。”五六岁时,父亲就叮嘱徐炜每天必须写一两篇小楷,不写完不准出去玩。“那个年代没有字帖,父亲就让我临文书写,我最早就临的胡宗南的文书。”天天这样写下去,徐炜的小楷逐渐写得像模像样起来。十一二岁时,他跟着倪隆兴先生继续学习书法。“倪隆兴先生是我同学的父亲,毛笔字写得非常棒。”文革时期,徐炜帮着老师抄写大字报。“这段抄写大字报的经历,也让我的毛笔字在实践中越写越好。”1959年,十八岁的徐炜以成都考生第七名的成绩考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四年后毕业,他分配到农业厅工作。爱好书法的徐炜,始终用毛笔字作为书写文件的工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为了更好地学习书法,他跟

随著名书法家、西师中文系教授徐无闻教授学习书法艺术。在向徐无闻教授学习、切磋书法艺术时,徐教授对中国书法的深刻认知与理念深深打动了徐炜。徐无闻教授叮嘱徐炜,书法肥易瘦难。他特别提倡书法要瘦硬而不干枯,雅润而不漂浮。“从此,徐无闻教授这些书法理念铭刻于我的心,他的思想赋予我坚定走一条继承中国传统书法而不浮躁的路子。”从工作岗位退休后,徐炜更是把整个身心放在书法的历练、琢磨与实践上。“我一边坚持每天临帖,一边在楷书中找寻一种属于自己气韵的书法路子。”他谦虚学习,向身边优秀的书法老师学习,并从美学理念中来找寻自己的书法特点,“其中,洪厚田老师的书法艺术观念,给予我很大的启迪。”2002年,为了进一步学习书法,徐炜只身前往北京,在中国书法协会举办的中国书法高研班上深造学习。这一次学习,对他后来在书法造诣上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探索犹如一股热情感动力,给予他加油站的力量。“每一次学习,都让我对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感到惊叹,浩瀚无边,学无止境。”

与当下的很多书家不太一样的是,徐炜的清心寡欲以及对书法的深度思考,让他隐居闹市而安之若素。他不喜交际应酬,不喜逢场作戏,每天都在家里的书房里临帖、习书、读书、喝茶、思考。每天达到八九个小时的高负荷书写,让他的小楷书法艺术达到了一种毋庸置疑的高度。除了古文诗词,他还大量书写了当代著名辞赋家徐康、何开四、王晋川的辞赋;著名诗人刘道平、周啸天、熊东遨、南光勋等的诗词曲,有的还被勒石立碑,渗透出一股来自中华传统书法的端庄苍劲之美。“以前,我还参展,现在的我不喜参展,不喜评奖,因为我从徐无闻老师的身上,读到一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就是人生里做人做事尽量要纯粹简单一些。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因而,我始终选择古诗词、古文、唐诗宋词以及赋来作为自己撰写的主要内容。”徐炜先生已经出版了《徐炜徐康赋选》《徐炜徐康古文四篇》《徐炜徐康辞赋》等书法作品专著,不久,他还将出版《徐炜小楷唐诗百首》以及《徐炜小楷宋词百首》两册书法集。

对书法家而言,书法与宣纸、毛笔不可分,并且很讲究。关于书写的纸张,徐炜先生坦承自己在多年实践中,喜欢用安徽生产的一种半生半熟的宣纸,它会呈现出润、瘦、劲的效果;纯生的宣纸,墨不走,枯;纯熟的宣纸,太枯。关于墨,他喜欢用日本的墨汁,而有些墨,胶质太重,笔不浸。“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的试用,投入了大量金钱与精力,基本上我现在使用的是日本“玄武墨”,安徽的红星宣纸,吴言笔庄的兼豪小楷。基本上一年要用一百多支毛笔。”

如果,把徐炜的书法艺术比喻成一首乐曲,那么,他的小楷,就如一首潺潺流动的山涧小溪,在悠扬的曲调里弹奏出了最清新沉穩的乐章。他乐在其中,专一醇厚,不改初衷。“书法,就是提笔时,心里的气象与手上的感觉,悬笔而写,写的是心性。”岁月的敦厚积淀,不仅让徐炜先生写出了优美的中国楷书字体韵味,也让他在浩瀚的书海里翩翩畅游。他对中国传统书法的痴迷,如清溪一叶舟,戴荷叶归去休那般从容。归隐,显然已经不能涵盖他的谦逊与低调,春山淡淡,闲云起处,或许才是他最终要追寻的自己书法作品里所蕴藏的淳朴疏淡的艺术魅力。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李商隐 嫦娥



王之涣 出塞



艺术简历

徐炜, 1940年出生于成都。四川省书法协会会员,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微博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本报声明

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编辑出版, 应经本报许可同意, 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